



「明」田汝成輯撰

# 西湖游覽志餘

施奠东 主編  
《西湖文獻》叢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编 选 说 明

1995年,我局编撰出版了《西湖志》,因限于篇幅,不可能把更多的资料纳入其中,而有的记述西湖历史的书籍,因有其自己的特点和整体性,虽然《西湖志》中引用了不少,但读者仍难窥该书的全貌,这对编者和读者来说,总感到是一件憾事。如清乾隆时的《湖山便览》,着重介绍明末至清乾隆年间湖上名胜异迹、园墅堤桥、寺观祠墓等状况,并对明田汝成的《西湖游览志》、清雍正年间李卫的《西湖志》作了一些订正或补充。又如1921年出版的《西湖新志》,记录了《湖山便览》刊行后特别是民国初期有关西湖风景园林的一些新变化。再如一些西湖名胜专志,对名胜古迹记载详尽,内容丰富。但岁月沧桑,这些书籍早已绝版,有的五十年代在书市上已难一见,而今更是踪迹难觅。为不使这些记录西湖名胜历史变迁的书籍和资料湮没,我们特选编标点了这套《西湖文献》丛书,分别为《西湖游览志》、《西湖游览志余》、《湖山便览·西湖新志》、《西湖四时幽赏录(外十种)》、《清波小

志(外八种)》等,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这一套丛书,是对《西湖志》的拾遗补缺,希冀为读者在更宽的视野中了解西湖提供更多的参考。

杭州园林文物局  
《西湖文献》丛书编委会  
1998年4月

## 校点说明

《西湖游览志餘》二十六卷，明田汝成辑撰。是书与《西湖游览志》同时编辑，在内容上各有侧重。《游览志》专记山川名胜、坊巷衙署，间记史实，考证源委；《志餘》杂采史实佚闻，介绍风俗物产。二书相合，凡明中叶以前有关杭州地理人文之事，几包囊一尽；而《志餘》所记名人趣谈、里巷传说，更多为后世戏曲小说家采择。

这次校点，以嘉靖初刻本为底本，校以嘉惠堂本、四库本。后出之本异文不多，但时有删削，故不出校记，仅据以改正个别误字，并直接录入所增卷八末“张珍”条、卷十三末条“开州王崇庆”以下文字、卷二十五“吴歌”条“如云”以下文字，以供参考。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卷 十 八 | 艺文赏鉴····· | 275 |
| 卷 十 九 | 术技名家····· | 277 |
| 卷 二 十 | 熙朝乐事····· | 287 |
| 卷二十一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02 |
| 卷二十二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18 |
| 卷二十三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31 |
| 卷二十四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43 |
| 卷二十五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58 |
| 卷二十六  | 幽怪传疑····· | 380 |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卷 十 八 | 艺文赏鉴····· | 275 |
| 卷 十 九 | 术技名家····· | 277 |
| 卷 二 十 | 熙朝乐事····· | 287 |
| 卷二十一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02 |
| 卷二十二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18 |
| 卷二十三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31 |
| 卷二十四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43 |
| 卷二十五  | 委巷丛谈····· | 358 |
| 卷二十六  | 幽怪传疑····· | 380 |

## 西湖游览志馀第一卷

### 帝王都会

杭州之名，相传神禹治水，会诸侯于会稽，至此舍杭登陆，因名禹杭。至少康，封庶子无馀于越，以主禹祀，又名馀杭。秦置馀杭县，隋置杭州。窃谓当神禹治水时，吴越之区，皆怀山襄陵之势，纵有平陆，非浮桥缘延，不可径渡，不得于此顾云舍杭登陆也。《说文》：“杭者，方舟也。方舟者，并舟也。”《礼》：“大夫方舟，士特舟。”所谓方舟，殆今浮桥是也。盖神禹至此，溪壑萦回，造杭以渡，越人思之，且传其制，遂名禹杭耳。

钱塘之名，刘道真云：“唐元和中，功曹华信议立此唐，以防海水，募有能致土一斛者与千钱，来者云集。俄云不复用矣，民皆弃去，而唐成，故名钱唐。”《世说》又云：“晋时沈姓者令钱唐，诡民致土筑唐，而钱实不给。至唐时，避国号，加土于唐，改称钱塘。”然秦时置会稽郡钱唐县，而《史记》亦云：“秦始皇下丹阳，至钱唐，临浙江，上会稽。”则钱唐非始于晋、唐时明矣。考之《释文》，唐，途也；钱，古钱姓。岂秦、汉间有姓钱者居此，或筑堤捍水，而遂系之以唐欤？

杭地属吴属越，诸家为说不同。以为属吴者，《淳祐志》引



《吴越春秋》所载：越王句践入臣于吴，群臣送至浙江，临水祖道。又载：吴王夫差为越所败，而走止秦馀杭山。又《史记》：楚威王伐越，尽取故吴地，至浙江。遂谓吴、越必以浙江为分界。以为属越者，杜佑《通典》、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皆云春秋时属越，越败属吴。东阳王象之本其说，谓钱唐旧为越，自夫差败越，地始入吴。虽皆知为越地，而未知分界所在。惟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吴地记》云：越国西北界至御儿，即携李，本嘉兴府崇德县，有御儿乡，有水名语水，语与御通。则是吴、越以御儿为分界。二说各有所据，今考之，当以后说为是。《春秋》鲁定公十四年五月，“於越败吴于携李”。杜预注云：“嘉兴县南携李城。”又《史记·世家》：“阖闾十九年伐越，句践迎击之携李。”贾逵注云：“携李，越地。”据此，则携李以南为越境，杭在其中矣。此杭为越地，一也。《吴越春秋》：句践既臣于吴，夫差赐之书，增其封，东至句甬，西至携李，南至姑末，北至平原。《越绝书》作武原，今海盐是也，纵横八百余里。且谓越本兴国千里，吾虽封之，未尽其国。则是所封之地，皆越故疆。又《越绝书·越地记》云：“语儿乡，故越界，本名就李，即携李，吴疆越地，以为战地，至柴辟亭。”《吴地记》云：“柴辟亭到语儿、就李，吴侵以为战地。”则吴、越疆界，尤极分明。此杭为越地，二也。若《淳祐志》所引，皆有可辨者。其一为越群臣祖句践于浙江，遂谓吴、越以浙江为界，殊不知是时句践方保栖会稽之山，浙江以西，皆为吴有，宜其祖道止于江滨也。其一谓夫差走馀杭山，则谓馀杭在吴境内，殊不知吴自有秦馀杭山。《姑苏志》云：“阳山，又名秦馀杭山，在长洲西北三十里。夫差栖于此，死因葬焉。至今号夫差墓。”又《越绝书·吴地记》云：“秦馀杭山，去毗陵县五十里，近太湖。”今馀杭去长洲太湖远甚，岂可

以名之偶同，强合为一？且越在东南，吴在西北，吴王不西北走苏、常，而反东南走余杭，必无此理。其一谓楚伐越，尽取故吴地，至浙江，则浙江之西乃吴地。殊不知此句自有两义：所谓故吴地者，言越故取于吴者也。所谓至浙江者，言并越原有之地而尽取之也。岂可概以为故吴地乎？《皇极经世》以其辞不别白，故于楚灭越，尽取其地之下，书曰：“东开地至浙江。”则是浙江以西，本非吴境，乃楚因越地而开者也。合是二说，则郡志之误，可以涣然无疑矣。

钱镠，字具美，杭州临安人。临安里中有大木，镠幼时，与群儿戏木下。镠坐大石，指麾群儿为队伍，号令有法，群儿皆惮之。及壮，无赖，不喜事生业，以贩盐为盗。县录事钟起，有子数人，与镠饮博，起尝禁其诸子，诸子多窃从之游。豫章人有善术者，望斗牛间有王气。斗牛，钱唐分也，因游钱唐，占之，又在临安，乃之临安。以相法隐市中，因求其人。起与术者善，术者私谓起曰：“占君县有贵人，求之市中，不可得；视君之相，贵矣，然不足当之。”起乃置酒，悉召县中贤豪为会，阴令术者遍视之，皆不足当。术者过起家，镠适从外来，见起，惧，反走。术者望见之，大惊，曰：“此真贵人也！”起笑曰：“此吾傍舍钱生，博徒尔。”术者召镠，熟视之，顾起曰：“君之贵者，因此人也。”乃慰镠曰：“子骨法非常，愿自爱。”因与起诀曰：“吾求其人者，非有所欲也，直欲质吾术尔。”明日，遂去。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，时时贷其穷乏。及镠贵，辟起为宾客。

唐乾符二年，浙西裨将王郢作乱，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，表镠偏将，击郢破之。是时，黄巢众已数千，攻掠浙东，至临安。镠曰：“今镇兵少，而贼兵多，难以力御，宜出奇兵邀之。”乃与劲卒二十人，伏山谷中。巢先锋度险，皆单骑，镠伏

弩射杀其将。巢兵乱，鏐引劲卒蹂之，斩首数百级。鏐曰：“此可一用尔，若大众至，何可敌耶？”乃引兵趋八百里。八百里者，地名也，告道傍媼曰：“后有问者，告曰：‘临安兵屯八百里矣。’”巢众至，闻媼语，不知地名，皆曰：“向十余卒尚不可敌，况八百里屯兵乎？”乃引兵还。

中和二年，越州观察使刘汉宏，与杭州刺史董昌构兵，鏐击斩汉宏，乃奏昌为越州观察使，而自居杭州。昭宗拜鏐为都团练使，寻进镇海军节度使。顷之，董昌以罗平鸟谿反越州，鏐击取之，乃进鏐封爵，而锡之铁券，曰：“维乾宁四年，岁次丁巳，八月甲辰朔，四日丁未，皇帝若曰：咨尔镇海、镇东等军节度，浙江东西等道观察、处置、营田、招讨等使，兼两浙盐铁、制置、发运等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使持节润、越等州诸军事，兼润、越等州刺史，上柱国，彭城郡王，食邑五千户，食实封一百户钱鏐。朕闻铭邓骘之勋，言垂汉典；载孔惺之德，事美鲁经；则知褒德策勋，古今一致。顷者，董昌僭乱，为昏镜水，狂谋恶贯，流染齐人。而尔披攘凶渠，荡定江表，忠以卫社稷，惠以福生灵。其机也氛祲清，其化也疲羸泰。拯吴粤于涂炭之上，师无私焉；保余杭于金汤之固，政有经矣。志奖王室，绩冠侯藩，著于旂常，流在丹素。虽钟繇刊五熟之釜，窦宪勒燕然之山，未足论功，抑有异数。是用锡其金版，申以誓词。长江有似带之期，泰华有如卷之日。惟我念功之旨，永将延祚子孙。使卿长袭宠荣，克保富贵。卿恕九死，子孙三死；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责。承我信誓，往惟钦哉。宜付史馆，颁示天下。”鏐如越州受命，还治钱塘，名所居营曰“衣锦城”，石鉴山曰“衣锦山”，幼所戏大木曰“衣锦将军”。

天复二年，封鏐越王。天祐元年，改封吴王。开平元年，

梁太祖即位，封吴越王。时有劝繆拒命者，繆不纳，笑曰：“吾不失为孙仲谋。”竟受命，改临安为衣锦军。展伤茔陇，旌旗鼓吹，振耀山谷，童时钓弋之所，尽蒙以华屋，贩盐担簦，亦裁锦韬之，叹曰：“焉敢忘本！”一邻媪，九十余岁矣，携壶浆角黍迎繆，呼曰：“钱婆留，宁馨长进！”繆下车拜之。盖繆生时，光怪满室，其父欲不举，是媪强留之，故名“钱婆留”也。繆既置酒，父老高会，男妇八十岁以上者金尊，百岁者玉尊，时饮玉尊者十余人。繆执爵上寿，歌曰：“三节还乡挂锦衣，吴越一王驷马归。天明明兮爱日辉，百岁荏苒兮会时稀。”时父老闻歌，多不解音律，繆觉其欢意不洽，乃高揭吴音以歌曰：“你辈见依底欢喜，别是一般滋味子，长在我依心子里。”歌讫，举座赓之，叫笑振席。二年，册尊繆尚父。长兴三年，繆卒，年八十一，谥武肃。子元瓘立。

武肃王起侧微，开国垂统，虽由天授，而其才智亦有过人者。在军中，恒倚危枕而寝，未尝贴席。

榻置粉盘，夜有所记，则画盘中，或发铜丸于外，以警宿直。尝欲广牙城以大公府，有术者告曰：“王若改旧为新，有国止及百年。如填筑西湖，以建府治，垂祚当十倍于此。”繆曰：“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？有国百年，吾所愿也。”即于治所稍增广之。及忠懿归朝，钱氏霸吴越者凡九十八年。

元瓘，字明宝，善抚将士，好儒学，善为诗。使其国相沈崧置“择能院”，选吴中文士录用之。然性奢僭，治宫室。天福六年，大火，烧宫室殆尽。元瓘避之，火辄随发，元瓘大惧，因病狂，是岁卒，年五十五。谥文穆。子佐立。

佐，字祐，立时年十三，诸将皆少佐。佐初优容之，诸将稍不法，佐乃黜其大将，国中皆畏服。卒年二十，谥忠献。弟俶

立。

俶，字文德，宋太祖即位，赐俶“开吴镇越、荣文耀武功臣”。开宝九年，俶率子惟濬等入朝，赐居礼贤宅，剑履上殿，诏书不名。顷之，俶辞归，廷臣请留勿遣。太祖不纳，竟遣之，曰：“善保汝国，尽我一世，足矣。”乃出文字一匣，付俶曰：“到国阅之，途中勿启也。”俶归钱唐，启阅，皆廷臣请留章疏也，泣下曰：“我何敢负官家。”及太宗即位，俶遂纳土，改封淮海国王。辞国号，封邓王，薨，谥忠懿。俶性谦谨，未尝忤物，虽身当除国，而享富贵者七十年，子孙绳绳，比登朐仕，允称世家。

开宝初，忠懿王俶遣其臣黄夷简入见，太祖谓曰：“归与元帅言，朕已于薰风门外建离宫，名‘礼贤宅’，以待李煜及元帅，先朝者居之。今煜崛强不朝，吾已遣兵往矣。元帅可暂来一见，慰我延想，即当遣还也。”忠懿王闻之，遂入朝。太祖大喜，召宴后苑。时惟太宗及秦王侍坐，酒酣，诏王与太宗叙兄弟齿，坐太宗上，俶叩头辞让，继之以泣，方得免。俶后入朝，太宗亦宴苑中，安僖王惟濬侍焉。泛舟宫池，太宗手举御杯赐，俶跪而饮之。明日，奉表谢。其略曰：“御苑深沉，想人臣之不到；天颜咫尺，惟父子以同亲。”其优礼如此。忠懿王入朝，太祖为置宴，出内妓，弹琵琶，王献词曰：“金凤欲飞遭掣搦，情脉脉，看郎玉楼云雨隔。”太祖怜之，起拊其背，曰：“誓不杀钱王。”

忠懿王时，有和尚行歌于市云：“还乡寂寂杳无踪，不挂征帆水陆通。踏得故乡田地稳，更无南北与西东。”或问其说，但云：“明年大家都去。”未几，果有纳土之应。

武肃王遣使于梁太祖，太祖问曰：“王于国中好何物？”使者曰：“好玉带骏马。”太祖叹曰：“真英雄也。”选玉带一、名马

四，赐之。及忠懿王入朝，进宝犀带于宋艺祖，艺祖顾谓曰：“朕有三条带，与此盖不同。”俛请宣示，太祖笑曰：“汴河一条，淮河一条，扬子江一条。”俛大愧服。二君所见，一投其所嗜，以羁縻其内附之心；一眇其所宝，以昭示宏远之略，皆用世之智也。

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叙列国云：“闻诸故老，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，而求其事迹不可得，颇疑吴越后自讳之。”宋时，王顺伯收临安府故碑，有石屋崇化寺幢，题天宝四年；明庆寺幢，题天宝五年；九里松观音尊胜幢，题宝大二年；水月寺幢，题宝正元年；招贤寺幢，题宝正二年；小明庆金牛玛瑙等九幢，皆题宝正；贡院桥柱，题宝正六年。至武肃王薨，遗命去国仪，用藩镇法，臣事中国。然则天宝、宝大、宝正三名，皆僭号也。至今寺中石塔，有吴越王并年号处，皆镌铲模糊，盖归宋纳土时所改，不识顺伯所收，能尽录否耳。

吴越国治，在凤凰山下，乃唐以前州治也。其子城，南为通越门，北为双门，皆金铺铁叶，用以御侮。宋初，即其宫为州治。政和二年，郡守孙沔改筑双门，易以木石。宋高宗南渡，即州治为行宫，徙州治于清波门内。

钱氏之建国也，筑城自秦望山，由夹城东亘江干，薄钱唐湖、霍山、范浦，凡七十里。城门凡十，曰“朝天门”，在吴山下，今镇海楼。曰“龙山门”，在六和塔西。曰“竹车门”，在望仙桥东南。曰“新门”，在炭桥东。曰“南土门”，在荐桥门外。曰“北土门”，在旧菜市场门外。曰“盐桥门”，在旧盐桥西。曰“西关门”，在雷峰塔下。曰“北关门”，在夹城巷。曰“宝德门”，在艮山门外无星桥。盖其时城垣南北展而东西缩，唐乾宁间，杨行密将攻杭州，携僧祖肩，密来瞰城，祖肩曰：“此腰鼓城也，击

之终不可得。”又闻鼓角声，曰：“钱氏子孙当贵盛，未可图也。”其营屯凡六：曰“白璧营”，在城南上隅。曰“宝剑营”，在钟公桥北。曰“青字营”，在盐桥东。曰“福州营”，在梅家桥东。曰“马家营”，在修文坊内。曰“大路营”，在褚家塘。

钱氏铁券玉册，国除日，进之内帑。宋季兵乱，券沉渭水中者五十六年。元至顺二年，渔人获而售之。钱氏之后居天台者，曰世珪，皇明洪武二年，大封功臣，取其券以为式，寻还其家。高季迪为之歌云：“妖儿初下含元殿，天子仍居少阳院。诸藩从此拥连城，朝贡皆停事攻战。岐王已去梁王来，长安宫阙生蒿莱。天目山前异人出，金戈双举风烟开。罗平恶鸟啼初起，犀弩三千射潮水。归来父老拜旌旗，酹酒捶牛宴乡里。轻裘骏马骄春风，锦袍玉带真英雄。诏书特赐誓终始，黄金镂字旌殊功。虎符龙节彤弓矢，后嗣犹令赦三死。尽言恩宠冠当时，天府丹书未逾此。摩挲旧物四百年，古色满面凝苍烟。天祐宰相署名在，寻文再读心茫然。古来保族须忠节，受此几人还覆灭。王家勋业至今传，不在区区一方铁。人生富贵知几时，泰山作砺徒相期。行人曾过表忠观，风雨斫藓埋残碑。”

旧传讖记有云：“天目山垂两乳长，龙飞凤舞到钱塘。海门一点巽峰起，五百年间出帝王。”或云晋郭璞作。钱氏有国时，不欲其语闻之中国，更其末句云“异姓王”。苏子瞻作《表忠观碑》，特表其事，首曰：“天目之山，苕水出焉。龙飞凤舞，萃于临安。”盖全用讖语也。

## 西湖游览志餘第二卷

### 帝王都会

高宗，徽宗第九子，母曰显仁皇后韦氏。宣和三年，封康王。靖康元年，金人犯汴京，以二帝北去，高宗即位于应天府。建炎三年二月，幸杭州，升为临安府。四月幸建业，十月还临安，定奠都之策。金人犯临安，出居越州，次温州。绍兴二年正月，还临安。在位三十六年，禅于孝宗，退居德寿宫，上尊号曰“光尧寿皇太上皇帝”，受养二十四年，崩，寿八十一。葬于会稽，陵曰“永思”。

太祖次陈桥驿，从仁和门入。高宗由海道过杭，闻县名仁和，甚喜，曰：“此京师门名也。”驻蹕之意始此。

高宗南幸，舟泊岸，执政必登舟朝谒，行于沮洳，则蹣芒鞋。宰相吕元直顾同列戏曰：“草履便将为赤舄。”既而傍舟水深，乃积稻秆以进，参政范觉民曰：“稻秸聊以当沙堤。”

高宗好养鹑鸽，躬自放飞，有士人题诗云：“鹑鸽飞腾绕帝都，暮收朝放费工夫。何如养个南来雁，沙漠能传二帝书。”高宗闻之，召见士人，即命补官。

高宗尝宴大臣，见张循王俊持一扇，有玉孩儿扇坠，上识



是十年前往四明，误坠于水，屡寻不获，乃询于张循王。对曰：“臣于清河坊铺家买得。”召问铺家，云：“得于提篮人。”复遣根问，回奏云：“于候潮门外陈宅厨娘处买得。”又遣问厨娘，云：“破黄花鱼腹中得之。”奏闻，上大悦，以为失物复还之兆，铺家及提篮人补校尉，厨娘封孺人，循王赏赐甚厚。

绍兴二十六年，以户部尚书韩仲通兼知临安府，七月，诏罢临安府岁贡御服綾。上曰：“临安民有纳本户绢一匹，被退出，询之云：‘官中以不经揽户，不肯受。’朕令人以五千五百钱买之，乃是好绢。”令仲通根治，且曰：“近在輦轂尚尔，外方想不胜其弊。”九月，知临安府荣蕤请对，上谓大臣曰：“朕尝谕以约束吏奸，速还商贾物货，勿留民讼，它如御膳之属，近来未尝取办，虽片纸亦不责其供用。”闰十月初，置临安府左右厢官。时城外已置南北厢官，荣蕤请于城内分置二员，掌讼牒，以京朝官为之。

高宗以府治为行宫，尝题中和堂诗云：“六龙转淮海，万骑临吴津。王者本无外，驾言苏远民。瞻彼草木秀，感此疮痍新。登堂望稽山，怀哉夏禹勤。神功既盛大，后世蒙其仁。愿同越句践，焦思先吾身。艰难务遵养，圣贤有屈伸。高风动君子，属意种蠡臣。”嗟乎！有一岳武穆而不能用，乃顾思材于异代耶？

绍兴中，杨存中在建康旗上画双胜连环，谓之二胜环，意取两宫北还之义。后得美玉，琢为帽环以进，有一伶在傍，高宗指示之曰：“此乃杨太尉所进二胜环。”伶人跪捧接帝观，徐奏曰：“可惜二胜环放脑后。”高宗为之改容。

沈才之以弈棋得幸高宗，为御前祇应。一日，在禁与同类弈，上谕之曰：“须子细。”才之遽曰：“当念兹在兹。”上怒云：